

卷一

官制因革

圣祖高皇帝定天下之初，首阐人文，建翰林院。吴元年五月己亥，设本院学士正三品，侍讲学士正四品，直学士正五品，修撰典簿正七品，编修正八品。洪武二年正月戊申，定本院学士承旨正三品，学士从三品，侍讲学士正四品，侍读学士从四品，直学士正五品，典簿正七品，属官待制从五品，修撰正六品，应奉正七品，编修正八品，典籍从八品。九年闰九月癸巳，诏定百官品级，承旨与六部尚书俱正三品，学士从三品，侍讲学士从四品。十三年八月己卯，增设检阅从九品。十四年五月癸未，改正五品衙门，设学士一人，侍读学士二人，侍讲学士二人，孔目一人，属官侍讲二人，侍读二人，五经博士五人，典籍二人，侍书二人，待诏六人，史官修撰三人，编修四人，检讨四人，革承旨、直学士、待制、应奉、检阅、典簿。十八年三月丁丑，命吏部定正官学士一人，正五品；侍读学士、侍讲学士各二人，从五品；首领官孔目一人，未人流属官侍读侍讲各二人，正六品；五经博士五人，正八品；典籍二人，从八品；侍书二人，正九品；待诏六人，从九品；史官修撰三人，从六品；编修四人，正七品；检讨四人，从七品。又定华盖殿、武英殿、文华殿、文渊阁、东阁，设大学士各一人，俱正五品，班在本院学士上。其后简用取自上裁，官无定员，而侍读

先侍讲则始于此。革除年间，更易官制，仍设正官学士承旨一员，在学士之上，改侍读学士、侍讲学士俱为文学博士。设文翰、文史二馆，文翰馆以居侍读、侍讲、侍书、五经博士、典籍、待诏，其侍书升正七品；文史馆以居修撰、编修、检讨。改孔目为典簿，创置典簿厅，而革中书舍人改为侍书，以隶翰林，又增设文渊阁待诏及拾遗、补阙等官。永乐初皆复旧制，即洪武十八年所定者也。寻命编修等官于文渊阁参预机务，谓之内阁，渐升至学士及詹事府诸职。洪熙元年，以辅导任重，加升至师保及尚书、侍郎、卿使，仍兼学士、大学士，自后因之。或止以侍读等官入预阁事，其入阁者虽登穹秩，朝旨公移，止称翰林院焉。永乐七年，以顺天府为北京，本院官扈从者称行在翰林院，后定北京为京师，遂革行在之称。既建今衙门，遂以旧署之在留都者为南京翰林院，其南京翰林院止设学士一员掌之，遇有员缺，从南阁推举。其后侍讲以上官，皆得住掌院事，仍设孔目一人掌文案，若修撰等官，或因事始添设焉。

列衔

凡列衔学士正五品，初授奉议大夫，升授奉政大夫，勋曰修正庶尹。侍读学士、侍讲学士从五品，初授奉训大夫，升授奉直大夫，勋曰协正庶尹。侍读、侍讲正六品，初授承直郎，升授承德郎。修撰从六品，初授承务郎，升授儒林郎。编修正七品，初授承事郎，升授文林郎。检讨从七品，初授从仕郎，升授征仕郎。五经博士正八品，初授迪功郎，升授修职郎。典籍从八品，初授迪功佐郎，升授修职佐郎。侍书正九品，初授将仕郎，升授登仕郎。待诏从九品，初授将仕佐郎，升授登仕佐郎。凡给授之时，本院行吏部该司开报奏闻，每金押卷启，止书职名，以品级为次序，惟纂修及进呈书籍试录等，始书散官勋阶。凡书必系于职名

之下者，以所职乃宸翰国史，示有尊也，若以他职兼本院官则否。

职掌

学士之职，凡赞翊皇猷、敷敷人文、论思献纳、修纂制诰书翰等事，无所不掌。侍读学士之职，凡遇上习读经史，则侍左右，以备顾问，帅其属以从。侍讲学士之职，凡遇上讲究经史，亦如之。侍读、侍讲，视侍读学士、侍讲学士，凡人侍，其职亦如之。五经博士之职，掌《易》者一人，掌《书》者一人，掌《诗》者一人，掌《春秋》者一人，掌《礼记》者一人，人各专门，明经同异得失，究其指归，以备讲读。典籍之职，掌四库书籍，守扇钥，以伺上命。侍书之职，明习六书之法，凡遇上习书，则侍左右，以备考订点画音声。待诏之职，凡遇上宣问文义，以备呼召，编摩誉写等事亦如之。史官之职，修撰掌撰述，编修掌纂辑，检讨掌检阅，凡史事俾专掌焉。孔目以首领为职掌言语、趋走、会计、簿书之事。窃惟国家置本院以来，官不必备，以待儒学之臣，必如所谓明仁义礼乐，通古今治乱，文章议论可以决疑定策、论道经邦者，始可以处之。故洪武、永乐、宣德间，虽待诏、孔目，不轻授人，凡居是职者，咸知自重。若遽谓官虽有异名，其实无异职，譊譊焉而有出位之图，殊失圣祖命官之意也。若乃国史不别置院者，尝考《周官》掌王之八柄之法，以诏王治，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。邱濬曰，八柄诏于冢宰，内史复掌以诏王，盖史官公论之所出，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之柄有所不公，直以笔之。吴澂谓内史为翰林之职，盖以命诸侯、大夫、公卿则策命之，犹今学士之掌制诰也。然谓之史，乃掌文书赞治之名，今制并史馆于翰林，其亦此意欤。然则圣祖命官之意，正与成周媲美，非徒远过唐、宋而已。

詹事府

洪武初建大本堂，延名儒以教皇太子、亲王，此东宫辅导之始也，后乃设东宫官属，有同知詹事院事、副詹事、左右詹事、詹事丞、左右率更令、率府使、副使、同知左右率府事、谕德、赞善、文学、中舍、正字、侍正、洗马、庶子等官，皆以勋旧大臣兼之，不别设府僚。又改赞善为赞善大夫，设赞读。洪武三年十二月，礼部尚书陶凯请选人专任东宫官属，罢兼领之职，庶于辅导有所责成。上谕以父子一体、君臣一心之意，遂止。十年，置通事司令、司丞。十四年三月丁未，设左右司直郎。十五年，设左右二春坊，又设司经局。二十二年，置詹事院以统属之。二十四年七月丁未，改院为府，定设詹事一人，正三品，少詹事二人，正四品，丞二人，正六品，首领官主簿一人，从七品，录事二人，正九品。二十九年十一月壬戌，增设属官通事舍人二人，从九品。其堂上官与本院官互兼职事，而凡讲读、纂修、考试等事，皆与本院同。坊局虽各有印，然事则詹事府统之。南京詹事府，今不设官，止设主簿一员，盖詹之为义省也、给也，谓省给太子之家也。詹事之职，于内外庶务无所不掌。少詹事则贰之。丞则掌文书以赞之，通事舍人掌通谒宾赞禁令之事，主簿掌勾稽，录事掌传递云。

左右春坊

洪武初置春坊，以为东宫辅导侍从之臣，官无定员。十五年四月丙申，更定春坊为左右春坊，置左春坊大学士一人，正五品；左庶子一人，正五品；左谕德一人，从五品；左中允一人，正六品；左赞善二人，左司直郎二人，俱从六品；右春坊同。二十九年十一月壬戌，增设左春坊左清纪郎一人，从八品；左司谏二人，从九

品；右春坊同。亦与本院互兼职事，盖二坊之设，犹馆阁也。大学士综劝学、辅德、文翰、记注之事，庶子掌宫中并诸吏之嫡子，及支庶版籍，行则负玺护驾，拜则左右扶掖之。谕德掌侍从赞谕，中允掌侍从礼仪、驳正、启奏并监药及通判坊局事，赞善掌侍从翊养，司直掌弹劾绳纠，皆汉、唐以来旧制。清纪掌伺察，司谏掌谏诤过失，其设也则自本朝始。

司经局

洪武十五年四月丙申，置司经局，设洗马二人，校书二人，正字二人。二十三年六月，命定司经局制。礼部考唐制，言太子司经局洗马从五品，校书正九品，正字从九品，其余职官禄各有差本，本朝禄增多于唐，宜从裁减。诏自洗马而下，官秩如唐制，其俸禄则从本朝。二十四年七月丁未，定司经局官，品秩俱仍其旧。按典经局始置自南梁，其后隋改司经局，唐为桂坊洗马。洗之言先也，太子出，则前驱，导威仪也。掌图籍经史之事，校书掌雠校经籍，正字掌刊正文字，与本院互兼职事。正字或中书科兼之。

御制诰词

国初百官除授，各有诰敕，循宋制也。吴元年，授翰林侍讲学士朱升制有曰：“备顾问于内廷，参密命于翰苑。”又曰：“议礼作乐，郊庙所资，修己及人，国家所尚。擢登玉署，侍讲彤庭，凤池兼掌于丝纶，麟史仍参于笔削。地天交泰，有资翊赞之功；雲汉昭回，共致文明之治。”洪武元年正月庚子，授翰林学士陶安诰有曰：“国家之立，必有一心之臣，尊戴匡辅，用能张其纪纲，植其表仪，正其名位，善其辞命。基图以大，国家以安。”又曰：“开翰

林以崇文治，立学士以冠儒英。重道尊贤，莫先于尔。用是擢居有密，俾职论思。兹特赐以宠章，用贻国典。尚其勤于献纳，赞我皇猷，综理人文，以臻至治。”其眷注隆重如此。尝考翰林之名，昉于扬雄所为赋，学士大夫亦汉人称之为常尔。虽唐人始以命官，所谓待诏、供奉、北门学士与学士院，亦惟以言语文字为职，未见其为国家轻重也。宋元因之。至我朝而任益崇，凡议礼制度，考文之大柄，一以付之，论道经邦之辅，由此其选，而政之枢要，史之权衡，皆所综焉，二诰命词有足征者矣。又按永乐末仁宗即位，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等进升少保，本院以士奇等所授诰进呈，上取笔亲增二语曰：“勿谓崇高而难入，勿以有所从违而或怠。”顾士奇等曰：“此实联心，卿其勉之。”士奇对曰：“圣德能容，臣等敢不勉。昔富弼有言，愿不以同异为喜怒，不以喜怒为用舍。成汤改过不吝，所以为圣人。愿陛下常以古人为法。”于戏，观于此，则上下之交，真若元首、股肱相须而成一体者，又圣子神孙，万世之所当鉴也。

御制箴

宣宗章皇帝宣德七年六月，赐御制翰林院箴，其文曰：“廷有司言，自周则然，后世袭用，愈密而重。策命所出，讲学所资，几务之严，于度于咨。代有贤哲，博闻明识，克励翼之，用光厥职。咨尔儒臣，朝夕左右，必端乃志，必慎乃守。启沃之言，惟义与仁；尧舜之道，邹孟以陈。词尚典实，浮薄是戒。谋议所属，出蒞于外。心存大公，罔役于私。昔人四禁，汝惟励之。献纳论思，以匡以益，以匹前休，钦哉无斁。于戏圣言，嘉彰万世。”守官者之所敬遵也。今揭于院之后堂，朱髹榜字用金涂之。

公署

公署盖为听事而设，国家建官以本院为近侍衙门，故公署虽在外，而僚属相聚恒在馆阁。洪武初，建翰林院于皇城内，学士以下晚朝即宿其中，扁之曰词林。其后兼考唐宋制度，诏改建于皇城东南宗人府之后，詹事府居其次。洪武二十六年十月兴工，至二十七年十月辛巳告成，诏皆赐宴落之，今为南京翰林院。永乐中行在本院官仍在禁内供奉，不别立公署。正统七年八月，有诏复建于京师长安左门外玉河西岸銮驾库之右，而东岸则为詹事府焉。命中官陈姓者督工，踰年落成。正堂三间，中设大学士、侍读学士、侍讲学士公座，左为史官堂，右为讲读堂，首领官房在仪门之外之右。学士杨济为诗纪其事。然同僚相与每常朝毕，本院官立东阁前，俟大学士至，入阁中讲读，史官皆序立，圜揖而退，五经博士而下揖于阁外，出复序立于史馆前，亦圜揖。揖毕，各书公会，乃入馆修书史。待宣召日，旣而出公署，惟履任斋宿始一至。若掌印官查公移收放俸粮，则莅院视事。按唐制，翰林院在银台之北，后复建东翰林院于金銮殿之西，因曰銮坡，盖随乘輿所在而迁，取其便耳。正厅曰玉堂，中设视草台，每草制，则具衣冠，据台而坐。后以车驾经幸，不复如此，但存空台而已。玉堂云者，出于道家之说。李肇《翰林志》，言居翰苑者，皆谓凌玉清、遡紫霄，岂止于登瀛洲哉，亦曰登玉堂焉。然未有榜，至宋太宗乃以红罗飞白“玉堂之署”四字赐之。今则虽不尽符，然私记往往犹曰玉堂视草，用故事也。

朝房

本院朝房在午门外右第六区，每候朝，则殿阁大学士、本院学士、讲读官、史官皆在焉。詹事府朝房在午门外右第十八区，每候朝，则詹事、少詹事、府丞、左右春坊官、司经局官皆在焉。鼓初严则诣左掖棕篷下序坐，俟鼓终严而入。其后本院学士候朝亦在詹事府朝房，盖以侪辈相与之惯故也。又有外朝房在长安右门外，以待漏云。

史馆

圣祖初建吴国，重史事，设起居注，甲辰年十月以宋濂为之，日侍左右记言动。继濂者王祚、乐韶凤，即大位后吴琳、魏观、刘季道由明经任，郭傅由翰林应奉任，范常由直学士任，蒋学、阎钝、蒋子杰由举人任，熊鼎由考功博士任，陈敬由编修任，未几革之。洪武十四年九月己丑，诏复置起居注，秩从七品，以儒士单仲祐任焉。二十四年，詹同犹为起居注，其后竟废，令本院史官专之。每朝则立班纪事，入馆则载笔以从，书动以为日历，书言以为宝训。永乐中王直在翰林，犹从事于记注，宣德后寢以废矣。今史馆凡十所，在东阁之右，中藏列圣实录，古今书史。每被命修书，则本院官日聚集焉。常时公会后恒扃钥之，无复载笔于其间者。成化、弘治中，臣僚屡建言欲复起居注之旧，或欲即命史官记时政于其中，如宋朝政房之制，皆未举行。夫世之门生故吏，于其所尊事者犹编有语录、谈记，而矧圣朝盛德大业，焜耀如日星，而可以无述乎？在洪武时，日历、宝训常勤删述，其旧迹犹有寻者。于戏，圣祖之训所当复也。

印信

本院印信系铜铸，方二寸四分，厚四分五厘，九叠篆文。其在南京者，则加“南京”二字。詹事府亦铜印，方二寸七分，厚六分。左右春坊、司经局铜印，制度俱与本院同。文渊阁别有印，其印银铸，方一寸七分，厚六分，其文玉著篆文也。各衙门印，皆用于行移中，独内阁印惟几密文字 钤封进至御前开拆，始用之。近世讹传此印为司礼监所夺，甚或形诸章奏，归咎三杨，盖不考之过，一至于此。

文移

本院公文，凡行六部用呈，三品衙门用平关，应有行移，俱由该部转行，其呈关俱有定式，见大明会典。其他常务则用手本，如官吏职役铨注、给授散官勋阶则行吏部，俸粮则行户部，领朝参牙牌则行礼部，关皂隶柴薪则行兵部之类，俱用本院印。若左右二春坊、司经局，每事惟呈行詹事府，然后转行云。

序秩

本院官与詹事府坊局官多互兼职事，以品秩尊卑为序。若非兼职而同品秩者，先书本院官，然后及詹事府坊局官。如学士则序于春坊大学士及庶子之上，侍读学士、侍讲学士则序于谕德之上，侍读、侍讲则序于府丞、中允之上，修撰则序于赞善、司直之上，典籍先清纪，待诏先司谏，录事、通事舍人，盖亦然也。此为修书、考试等事书职名而言，若平居相与，则惟序齿。

公私聚会序坐

公朝侍坐公宴序坐，本院官及詹事府坊局官皆以品级论。若候朝、入馆阁，则学士自为一类，讲读官自为一类，史官自为一类，皆尚齿。东宫官僚亦以其类相参，尚齿亦如之，见于彭时所记。若天顺以前为然。其后座主门生私会，皆相宾主。李东阳尝曰：今之诸曹百执事，各有长属，以法相视事，有禀白，可不可，则唯唯而退，以事当出，立受约束于庭，已辄俯首去，不敢漫及他语，其势分悬绝固然莫殊也。惟馆阁以道德文字为事，虽师保耆宿，位尊而望重，亦与后进之士相宾主，上下议论，闾闾侃侃，各中其度，情交而义达，喜有庆，行有钱，周旋乎礼乐，而发越乎文章，倡和联属，亹亹而不厌，所以汲引成就之意甚厚，此词林之盛事也。嗟乎！势位重则道谊轻，而献谏干进之人至矣。然则为后进者，盖亦自重乎哉！

卷 二

殿阁大学士

洪武十五年十二月戊午，仿宋制置殿阁学士，以礼部尚书邵质为华盖殿大学士，翰林院学士宋讷为文渊阁大学士，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士，典籍吴沈为东阁大学士。文华殿亦设大学士，是月辛酉，以命者儒鲍恂、全铨、张长年，皆辞不拜，遂以金思诚为之。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丁酉，仁宗昭皇帝增设谨身殿大学士，命太子少傅杨荣兼之。其序次华盖殿、谨身殿、文华殿、武英殿、文渊阁、东阁，凡六大学士，至今因之，而文华殿则不常设。

内阁亲擢

洪武之末，翰林不及十数人。壬午六月，太宗即位，首诏吏部及本部举文学行谊才识之士授职，始闻待诏解缙名，稍亲近之，召对，喜其豪杰敢言，益见信用。七月，侍书黄淮改中书舍人，入见，上与语，大奇之，凡侍朝特命，与缙立于御榻之左，以备顾问。上以万几丛脞，日御奉天门左室，每夕召语至夜分，上或就寝，赐坐榻前，议论几密，同列不得与闻。是时吴府审理副杨士奇在翰林充修史官，亦有誉望，亲擢为编修，已而改给事中，金幼孜、桐城县知县胡俨为检讨。寻升缙为侍读修撰，胡靖为侍讲。

编修，杨子荣为修撰，而改子荣名荣继，又升淮为编修。九月，遂开内阁于东角门内，召七人者谕以委任腹心之意，俾入处其中，专典密务，虽学士王景辈不得与焉。明日，赐织金罗衣各一袭。时几务孔殷，每旦奏事退，内阁之臣造宸前进呈文字，商几务，承顾问，率漏下十数刻始退。十一月，升缙为侍读学士，靖、淮、俨皆侍读，荣、士奇、幼孜皆侍讲，寻复改胡靖名广。永乐元年九月，上御右顺门，召缙等谕之曰：“朕即位以来，尔七人者朝夕相与共事，鲜离左右。朕嘉尔等恭慎不懈，皆赐五品公服。”二年正月，七人皆赐二品织金衣，且劳之曰：“天下事咸朕与若等同计，非若六卿之分理也。”三月，册立皇太子，进缙为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奉议大夫，淮为左春坊左庶子，广为右春坊右庶子，皆奉议大夫，仍兼侍读。俨为左春坊左谕德，仍兼侍读，荣为右春坊右谕德，仍兼侍讲，士奇以本官兼左春坊左中允，幼孜以本官兼右春坊右中允，各赐袍笏。九月，俨出为国子祭酒。四年，缙坐事去，广遂进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、奉政大夫。五年二月，淮进右春坊大学士，仍兼侍读，寻进学士仍兼右春坊大学士，士奇进左春坊左谕德，幼孜进右春坊右谕德，俱奉训大夫，仍兼侍讲。十二年，淮坐事去。十四年四月，广进文渊阁大学士，荣、幼孜进学士，三人仍兼春坊原职。十五年二月，士奇进学士，仍兼春坊原职。十六年五月，广卒。十八年闰正月，命荣、幼孜并为文渊阁大学士兼学士。十九年正月，改士奇为左春坊大学士。终永乐之世，内阁之臣不过五品，而华盖等殿大学士亦不复设，盖虽不崇以穹秩，然皆出于亲擢，寄以天下大政，而且谏行言听，得以奏其启沃之功，此所以为儒者之至荣也。英宗复辟，思复永乐之旧。时修撰岳正，每开口论大事，以世务自许，上廉知其名，吏部尚书王翱亦荐之。天顺元年六月，召见文华殿，上遥见，遽曰：“好。”既升陛，登殿，连曰：“好、好。”问年若干，对曰：“四十。”上曰：“正好。”问何处人，对曰：“潞县。”上曰：“又是此北方人。”问治何

经曰《尚书》上曰：“是书经尤善。”问何科进士，对曰正统十三年，上益喜曰：“又是我取者。”乃顾谓曰：“今用汝内阁，参预几务，凡事为朕主张。许彬老矣，不足恃也。”正顿首辞至再，乃出赴阁。九月，上御文华殿，召太常少卿兼侍读彭时人见，令近榻前问曰：“汝是正统十三年状元耶？”对曰：“不才误蒙圣恩拔擢，至今感戴不忘。”因叩首三。又曰：“第二名是陈鉴，第三名是岳正？”时对曰：“是。”又问今年几何，对曰：“臣犬马之齿四十二。”上笑曰：“正好用。”出外吃酒饭，去时叩头而已。命下著文渊阁办事，盖前此未尝无亲擢者，而事弗传。观此，则列圣礼重儒臣之意，赫赫犹目前也。咨询必及其年者，岂不以老成谋国，必有壮猷，新进少年或至败事与？用人慎始如此，真可为后世之法。

内阁视事坐次

殿阁大学士虽设自洪武中，然同在内阁视事，则自永乐初年始。其坐次不敢正席者，以车驾所常临故也。天顺中，大学士李贤疑与外衙门同，将欲正席而坐，同列彭时不可，乃止。时尝记其事曰：“文渊阁在午门内之东，文华殿南面，砖城凡十间，皆覆以黄瓦。西五间中揭‘文渊阁’三大字牌扁，牌下置红柜，藏三朝实录副本。前楹设凳东西坐，馀四间皆后列，书柜隔前楹，为退休所。李公自吏部进，以傍坐不安，令人移红柜壁后，欲设公座，予曰：‘不可。闻宣德初年，圣驾至此，故不设公座。’李曰：‘事久矣，今设何妨。’予曰：‘此内府也，亦不宜南面正坐。’李曰：‘东边会食处与各房却正坐如何？’予曰：‘此有牌扁故为正，彼皆无扁故也。’李曰：‘东阁有扁亦正坐，何必拘此。’予曰：‘东阁面西，非正南也。’李词气稍不平曰：‘乌有居是官而不正其位者乎？’予曰：‘正位在外诸衙门则可，在内则决不可。如欲正位，则华盖、谨身、武英、文华诸殿大学士将如何耶！盖殿阁皆至尊所御，原

设官之意，止可侍坐以待顾问，决无正坐理。’李语塞，然意犹未已。逾数日，上遣太监傅恭送铜范饰金孔子并四配像一龕来，遂置于中间；又数日遣太监裴富送圣贤画像一幅来，悬于龕后壁上，乃罢不设焉。”

参预几务

内阁参预几务，虽肇自文皇践祚之初，然职惟大学士暨学士而已。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仁宗继统，以文渊阁大学士杨荣等辅导东宫，积有年劳，于是升荣为太常寺卿，金幼孜为户部右侍郎，俱兼前职，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，起前左春坊大学士黄淮为通政司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。四人俱掌内制，不预所升职务，内阁带三品官衔始此。上每退朝还宫，遇有几务须计议者，必亲御翰墨，书荣等姓名，识以御宝，或用御押封出，使之规划。荣等条对，用文渊阁印封入，人不得闻。九月，加士奇少保仍兼前职，荣太子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，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，内阁位至三孤始此，尊师重傅之礼，至是极矣。十一月，士奇复进少傅，兼职如故。洪熙元年正月，淮进少保、户部尚书，士奇进兵部尚书，幼孜进礼部尚书，俱兼大学士如故，内阁带尚书官衔亦始此。是年闰七月，宣宗即位，罢弘文阁，命太常寺卿兼学士杨溥与士奇等同视事。宣德元年三月，升行在礼部右侍郎张瑄为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。九月，淮致仕。二年二月，升行在户部左侍郎陈山为本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，瑄亦进本部尚书，兼职如故。二人者，东宫旧僚也，自是每新朝必晋陟侍从，谓之从龙恩云。然山与瑄皆不厌人望，山直内阁，无何被疏斥，即致仕去，久之瑄亦改南京礼部尚书。六年十二月，幼孜卒。九年八月，溥进礼部尚书，兼职如故。九月，瑄起复入见，上老之，留为尚书兼大学士，仍前衔，几务不复得与闻。英宗之嗣

位也，在东宫未及出阁讲学，故无推恩者。正统元年七月，瑛卒。三年四月，士奇暨荣俱进少卿，兼职如故。溥进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，内阁以实录成进官始此。五年七月，荣卒；九年三月，士奇卒；十一年二月，溥卒，于是老成尽矣。是时侍讲学士陈循进户部左侍郎兼学士，入馆参预几务，侍读苗衷，侍讲学士高谷、马愉，待讲曹卿，以经筵日讲官，命与循同视事。未几，**肅**进学士，又进吏部左侍郎兼学士，衷进兵部左侍郎兼侍读学士，愉进礼部右侍郎，谷进工部右侍郎，俱兼侍讲学士。愉寻卒。十四年八月，肅扈从北征，没于土木之难。景帝以郕王监国擢修撰，商辂、彭时入阁办事。及即位，藩府旧僚推恩官止侍郎，不得厕内阁，而循、谷各进本部尚书兼学士，时皆进侍读。时以忧去，又擢户部右侍郎江渊兼学士入阁参预几务，寻又以命礼部左侍郎俞纲。纲在内阁三月，改南京礼部去。盖朝廷欲修文皇故事，故擢用诸人，然进退亦颇轻矣。景泰元年二月，衷进本部尚书兼学士，寻致仕。九月，辂进学士。十一月，以礼部左侍郎王一宁、国子监祭酒萧镃各兼学士，俱入阁参预几务，寻加循少保兼文渊阁大学士，谷少保兼东阁大学士，仍兼尚书如故。四月，命循、谷俱兼太子太傅，升渊、一宁、镃俱太子少师，辂兵部左侍郎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。一宁寻卒。十月，命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文入阁办事，外官不由翰林得参预几务者如此。初，文与中官王诚结为兄弟，谋入阁，尝私以语高谷，会中旨增内阁员，陈循举萧缜，谷遂举文，奏上，果用文，人皆骇愕。四年二月，命文为太子太保、吏部尚书，兼学士，寻加少保，兼东阁大学士尚书如故。七年五月，循兼华盖殿大学士。谷、文俱兼谨身殿大学士，镃进本部尚书，兼职如故。英宗复辟，天顺元年正月，命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徐有贞兼学士，入阁参预几务。有贞始名理，由侍讲升任，以迎复功，故有是命。是日，升太常寺卿许彬为礼部左侍郎兼学士与右**贞**同视事。明日，升有贞为兵部尚书，兼职如故。诏罪

谋立襄藩者，王文伏法，陈循、江渊谪戍，萧鏊、商辂发为民，盖事关社稷，有所不得已故也。又明日，升大理寺卿薛瑄为礼部右侍郎兼学士，入阁参预几务。又数日，谷致仕去。三月，命吏部右侍郎李贤兼学士，入阁参预几务。有贞为奉天翊运，推诚宣力，守正文臣，特进光禄大夫，封武功伯，兼东阁大学士，寻改兼华盖殿大学士，掌文渊阁事。日掌文渊阁事，有贞所自署也。阁在御府大内，非人臣所可掌，识者讥之，矧非军功而冒封爵，固占知其不终矣。寻进贤为本部尚书，兼官如故。五月，彬、瑄转左侍郎，仍兼职。六月，命通政司左参议兼侍读吕原继命修撰，岳正俱入阁参预几务。有贞、贤坐事左迁，贤为吏部左侍郎，瑄遂致仁去。瑄制行纯愷，邃于理学，其去也盖见几而作云。七月，有贞黜爵远窜，彬坐黜，复贤官视事如故。永乐中，胡俨自内阁也，不复再入，再入，自贤始也。正寻坐事去。九月，命太常寺少卿兼侍读彭时复入阁参预几务。十二月，时进兼学士，改原为侍读学士。二年五月，原进学士。六年七月，加贤太子太保。八年，原以忧去，十一月卒。七年二月，升詹事府詹事陈文为礼部右侍郎兼学士，入阁参预几务。十一月，召正还。八年正月，宪宗嗣位，三月，复正原职，不预几务，加贤少保兼华盖殿大学士尚书如故。文，吏部左侍郎，时吏部右侍郎仍兼原职。十月，时进兵部尚书。成化元年三月，文进礼部尚书。二年十二月，命太常寺少卿兼侍读学士刘定之入阁参预几务。是年，贤以忧去，夺情起视事，寻卒。三年三月，复商辂原职，视事如故。八月，文、时俱加太子少保，仍前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，定之进工部左侍郎兼学士。四年四月，文卒。十月，辂进本部尚书，定之转礼部左侍郎，俱兼职如故。七年六月，定之卒。十一年正月，时进少保，三月卒。四月，辂进文渊阁大学士；十二年六月，加太子少保，改吏部尚书；十三年二月，进兼谨身殿大学士。十四年，辂致仕去，加少保。终成化之世，又有刘诩、万安、刘吉、尹直、彭华，弘治中则徐溥、邱濬、

刘健、李东阳 正德中则焦芳、刘宇、曹元、王鏊、刘忠、杨廷和、梁储、费宏、靳贵、杨一清、蒋冕、毛纪。若芳与宇元由逆瑾进者也，其末也。惟廷和惟储、惟冕、惟纪，得奉遗诏，翊新政焉。以近事尚在人耳目，不复悉记。夫内阁密勿之地，寄以几务，即邹孟氏之所谓亲臣也。始虽以待儒彦，而其后则元老鉅寮为天下具瞻者，乃得与焉，非惟亲臣亦重臣也。百馀年来，政治之枢要，实在于此。国朝不设丞相，而世以宰相称之，过矣。嗟乎！用非其人，固足以覆餗，然或不见亲且信焉，虽有真儒，安所宣其效哉？

传旨条旨

唐、宋以来，传旨属之执政，故有所谓三旨宰相者。若臣寮奏章，凡有所批答，皆臣下代言，中书省及集贤院、翰林院学士专之。国朝始犹设中书省，丞相政事由之以出纳，其后革去，分任六部九卿衙门。中外奏章，皆上彻睿览，每断大事、决大疑，臣下惟面奏取旨，有所可否，则命翰林儒臣折衷今古而后行之，故洪武中批答与御前传旨为一事，当笔所书，即天语也。永乐、洪熙二朝，每召内阁造膝密议，人不得与闻，虽倚毗之意甚专，然批答出自御笔，未尝委之他人也。宣庙时，始令内阁杨士奇辈及尚书兼詹事蹇义、夏原吉于凡中外奏章许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，谓之条旨，中易红书批出，上或亲书或否，及遇大事大疑，犹命大臣面议。议既定，即传旨处分，不待批答。当时公移，每书曰某学士某传于某殿某门，钦奉圣旨。即孝宗谓大学士刘健曰“先生辈亦传得旨”是也。自正统后，始专命内阁条旨，然中每依违或径由中出。是时上方幼冲，委政中官王振，一至于此，上下蒙蔽，乃及土木之难。英宗复辟，每事与内阁面议，然后批行。弘治末，上揽乾纲，内阁条旨多出御笔，事属重大，至 宣问，几复祖宗之旧。正德时批答，大率与正统相类。今之建议者，徒知批